

長白山下多麗人第二部：

烽火春夢 (七)

莊烈

——風蕭蕭兮易水寒

媿嬭將軍主僕投崖

有人戲稱林惜嬭媿嬭將軍，「媿嬭」一詞源出宋玉「神女賦」——既媿嬭於幽靜兮。形容女人美貌之意。紅樓夢第七十八回「老學士閒徵媿嬭詞」道有一恒王喜好女色，公餘之暇，選了許多美女，學習武事，內中有個姓林行者，姿色既佳，且武藝更精，皆呼為林四娘，恒王最得意，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，又呼為媿嬭將軍。後因「黃巾」「赤眉」一千流寇，復又烏合，恒王出征，大意輕敵，不幸戰歿，林四娘感恒王恩德，親率一千女將，出戰賊寇，為恒王復仇，亦不幸戰死。賈政正與眾門客作詩悼念此一奇女子，寶玉來了，認為須得古體，或歌或行，長篇一首，方能懇切，因此填了「媿嬭詞」。

林惜嬭軀起遼西時，人皆目為妖孽，呼為「妖女」，後見其軍紀嚴明，所到之處不妄取民間一草一木，心悅誠服，呼為「媿嬭將軍」。

且說林惜嬭怒馬加鞭，一口氣跑了四十餘里，已來到駱兒山下，迤邐入山，到了女陰河邊，那馬早已跑得口吐白沫，引頸長嘶，見了河水，

便奔了過去。林惜嬭與林燕主僕二人雙雙下馬，任馬自去河邊飲水。林惜嬭沿着河邊，向上游走去，祇見流水淙淙，碧波蕩漾，兩岸碧草如絲，野花似錦。想起第一次入山尋寶，歲月荏苒，不覺一年，今日再度前來，景物依然，人事全非，不覺滴下淚來。忽見源頭上那座土地廟，已經修葺一新，廟前矗立一座長石碑，碑上刻了「女兒河源頭」五個大字。原來「女陰河」即「女兒河」因好事者，蓄意渲染，捏造出這樣一個不雅的名字，正如駱兒山稱為奶子山一樣。

錦州市位於錦縣境內，市政府和縣政府都設在錦州市區，城外共有三條河流環繞，一條是大凌河，古名白狼河，源出熱河凌源縣。一條是小凌河，源出熱河朝陽縣，古名參柳水，又名錦川，錦縣亦由此得名。再一條就是女兒河，亦源出熱河朝陽縣，原名烏魯水，東流遼寧錦西縣與小凌河會流，始稱女兒河。任何一條河流，其源頭看似不大，但一路奔流下去，匯合大小河川，便成奔騰澎湃之勢，長江，黃河便是如此。駱兒山風景優美，日據時代，劃為禁區，光復後，政府闢為觀光區，成了旅遊勝地，並將女兒河源頭土地廟重修葺，又立了石碑，因此與林惜嬭第一次到山上尋寶時，光景大不相同。

林惜嬭來到土地廟前，跪倒塵埃，喃喃道：「人道這河水靈驗如神，我即或飲盡了河水，亦不能使人死而復生，昔日叱咤風雲，今日祇落得如此狼狽，好不淒涼，神若有知，我林惜嬭除了死，別無選擇了。」拜罷立起身來，在河邊尋到馬，騎了上去，繼續向前走去，已來到去年得寶的那個巖洞，見洞外早已闢成了道路，洞旁亦立了石碑，題名：「潮音洞」。林惜嬭在洞口下馬，從馬囊中取出那塊「龍抱石」，提着向洞中走去，遠遠就聽到嘩嘩！潮水聲音，恍如到了海邊，進得洞去，見裡面已清理乾淨，不復昔日之陰暗恐怖。

林燕目睹主人神色有異，緊緊追隨在後，不敢稍離，忽見林惜嬭雙手舉起那塊「龍抱石」朝着井穴中擲了下去，接着井穴中轟然發出一聲巨響，金光湧出，照耀得人的眼睛都睜不開來，林惜嬭看見那金光中，隱約現出酒井隆的影像，朝向她怒目而視，她憤然拔出手槍，對着酒井隆的影子，砰！砰！開了兩槍，怒道：「你怨我！我

怨誰來？」林燕目睹主人精神錯亂，心都碎了，哭道：「司令！走吧！這裡好恐怖！」林惜嬌收起槍，走出洞來，跨上馬，又向前走去，穿過一座密林，已來到百丈崖上，忽然嬌叱一聲，猛抽那馬兩鞭，朝向崖下衝去，那馬原係良駒，深通人性，堪堪跑到崖邊，忽然前蹄直立，悲嘶不已，幾乎將林惜嬌掀下馬來，林惜嬌大怒道：「畜生！我尚不畏死！爾獨貪生？」又狠狼抽了兩鞭，那馬祇是不走，林惜嬌從鞍上取過那把武士刀，嗖的一聲，抽出鞘來，就向馬耳上削了下去，血光湧現，馬耳已削去了一半，那馬痛極，轟隆一聲，連人帶馬，跌下崖去。

林燕騎馬緊緊追隨在後，目睹這驚心動魄的一幕，嚇得心膽俱裂，哭喊道：「司令！姐姐！我也來了！」加了一鞭，也跟着衝下崖去。

伴盞孤燈挨到天明

趙大把之役，非常慘烈，因為沒有正規軍參加，故鮮為人知，但軍民死傷無數，地方糜爛，受害民衆，紛紛向東北行轅和東北長官部控告。熱河省主席劉多荃，亦向東北行轅及東北長官部抗議，要求嚴懲失職人員，鐵案如山，因此傳出我被槍斃的消息。參戰部隊，除了林西廣立了大功，免予處分外，餘皆撤職查辦，尤其騎兵團團長苑九和，不但縱兵殃民，另外還涉及其他不法事件，因此東北長官部嚴令通緝，苑九和聞訊，早已逃得無影無踪。或許有人不了解，我不過是一個小小參謀，那有如此神通？我必須說明。

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，國軍到達錦州，熱河

尚未接收，地方情勢，非常混亂，偽滿軍、土匪、地方部隊，到處活躍，蹂躪地方。我奉派到熱河宣撫，成立了第三宣撫組，行前晉見了參謀長趙家驥將軍請訓，趙參謀長道：「莊健倫！你到熱河宣撫，不管是誰，都要聽你的，記住！你是代表長官部的。」因此我雖非手持「尚方寶劍」代天巡狩，權力是很大的。譬如第一宣撫組，負責瀋陽、長春一帶宣撫工作，他到了瀋陽，竟跑到俄軍司令部，去見俄軍司令官馬林諾夫，要求進入瀋陽成立據點。當時行政院長是宋子文，畏俄如虎，嚴令任何部隊，不得與俄軍接觸，遇有交涉，均由外交部負責，廖展鵬不過是一個小小上尉參謀，膽大妄爲，因此被加上手銬腳鍊，押解到錦州，幾乎丟了性命。

閻充爲人忠厚謹慎，頗得人緣，雖明令通緝，但上級並未認真執行，後來閻充被十一戰區司令官孫連仲吸收過去，駐防在山海關一帶，因爲孫連仲出身西北軍，胸襟開闊，不搞派系，這是後話。

且說閻充回到錦州閻家窩棚家裡，十分沮喪，加上獨子閻漢儀、胞弟閻惠恩失蹤，對他打擊頗大，幾度想到錦西縣「筆架山」出家當和尚，後經閻太太多方勸阻，才打消出家念頭。珮姐好不容易聽到丈夫閻漢儀有了消息，結果又成泡影。更令她遺憾的是，我爲了營救她丈夫，觸犯軍法，身繫囹圄，吉凶未卜，頓覺繁華如夢，萬念俱灰，亦萌了出家念頭。祇因女兒小敏，年僅二歲，需人照料，一時割捨不下，但小敏又久病不

癒，更教她柔腸百結，哀怨日深。幸虧婆婆待她甚好，白天到花園看看花，排遣愁緒，到了晚上，回到房裡，冷清清的伴着一盞孤燈，好不淒涼！因此常常失眠，睜着眼睛，捱到天亮。

這天晚上，珮姐又坐在燈下垂淚，奶媽見了勸道：「少奶奶！您終日這樣愁苦，也不是辦法，春天到了，聽說駱兒山風景很美，山下有一座竹林庵，山上有一條女兒河，非常靈驗，您何不到庵裡燒柱香，河邊許個願，也許菩薩會照顧您。」珮姐道：「我也聽說過，山上有一條女兒河，但我求的又是甚麼呢？」奶媽道：「春光明媚，山光水色，出去舒散一下心情，總比待在家裡發愁的好。」珮姐道：「聽說到駱兒山路程有四十餘里，一天那能趕得回來？」奶媽道：「竹林庵很大，環境幽靜，庵中備有客房，香客可以在那裡過宿，何不稟明了太太，去走一番呢？」珮姐心動了，便道：「妳先去準備，我明天一早就去見婆婆，看允是不允。」

竹林庵中一心向佛

第二天清早，珮姐到閻太太房裡問過安，婆婆二人坐着說了一會閒話，珮姐乘機道：「婆婆！我想到駱兒山竹林庵進香，祈求合家平安，不知婆婆意下如何？」閻太太見媳婦終日愁苦，心甚不忍，道：「妳去山上燒香，許個願也好，但路途太遠了，一天那能趕得回來？」珮姐道：「聽說庵裡有客房，香客可以在那裡過宿。」閻太太道：「妳一個人去，終不放心，我叫一個丫頭陪着妳，另外再派兩名護衛跟着，妳坐家裡的馬車

去。」珮姐道：「婆婆想的甚是周到，我就去準備，明天一定趕回來。」閻太太答應了，珮姐回到房裡，奶媽早將一切應用物品準備好了。

珮姐一身樸素打扮，帶着丫頭、車伕、護衛等一行五人，乘車向駱兒山進發，下午已來到山脚下，遠遠望去，那竹林庵碧瓦紅牆掩映在一片竹林中，牆外一彎流水，潺潺流過，風景果然優美，珮姐暗暗稱羨不已。過了一座小橋，來到庵前下車，祇見大門上懸了一塊橫匾，題着「竹林庵」三個泥金大字。早有兩名年輕尼姑迎了出來，見是大戶人家前來進香，好不歡喜，連忙進去通報住持知道。主持了緣聞知，親自迎了出來，雙手合十道：「貧尼了緣，拜見施主。」珮姐道：「打擾清修，師父請勿見怪。」了緣道：「不敢，最近地方不靖，到這裡進香的很少，施主光臨，歡迎還來不及呢。」

二人來到庵堂坐了，小尼獻上香茗，珮姐端起喝了一口，芳香撲鼻，暗暗稱奇，因向丫頭道：「這茶比我們家裡的還好。」了緣道：「這茶是汲取女兒河源頭的水，再用桑木煮沸了，自然就不不同了。」丫頭聽了，忍俊不禁，連忙回過頭去，吃吃而笑，珮姐輕斥道：「好沒規矩！」丫頭道：「適因喉嚨發癢，一時忍耐不住。」說着又笑了起來。老尼正色道：「想是這位施主誤會了，女兒河自從盤古時代就有了，不知怎的，被一些輕薄之徒，捏造出一個不雅的名字，真是罪過。」珮姐聽了，頓時明白過來，羞得臉都紅了，連忙接口道：「我這次出來，除了到寶刹拈香外，還要到女兒河許願，順便到山上遊玩一番。」

了緣道：「駱兒山風景很美，名勝很多，幾天都看不完，但不知施主要停留多少日子？如果施主不嫌棄，庵中儘有乾淨客房。」珮姐道：「我正有此意，祇因家裡有事，祇能耽擱一天。」說罷命丫頭送上香儀供品，了緣見甚是豐厚，自是歡喜，忙命小尼收了，便帶着珮姐到處隨喜。

到了觀音堂，珮姐先在盆架上淨了手，然後拈香跪在蒲團上，虔誠的向觀音拜了下去。拜罷起來，見那觀音塑像，高高的鼻子，豐潤的嘴唇，富泰的臉龐，似曾相識，祇是一時想不起來，在那裡見過，好生困惑。了緣見珮姐呆呆的站在那裡動也不動，好生奇怪，問道：「施主怎麼了？」珮姐不知如何回答，便道：「我想在這裡靜一會，師父有事先請罷。」了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施主可在佛堂打坐一番。」說着去了。

削髮緋聞流傳八荒

珮姐坐在蒲團上，忽然想起數年前，公公在旅長任內，有一次會在熱河一喇嘛廟中，得了一尊金佛，不正合這庵中供奉的觀音塑像一樣嗎？怪不得眼熟？她雖非佛門弟子，但對佛典涉獵頗廣，浸淫甚深。唐朝貞觀年間，吐蕃國勢正強，邊戢不息，貞觀十五年，唐太宗採和親政策，文成公主遠嫁吐蕃王棄宗弄贊，因文成公主好佛，棄宗弄贊受公主影響，開始護持佛法，並在邏娑城（拉薩）修建了一座大昭寺，傳至現在，西藏拉薩大昭寺，供奉的文成公主塑像，正是高高的鼻子，豐潤的嘴唇，富泰的臉龐。到了八世紀末，吐蕃國勢更強，藏王棄宗弄贊，又尙金城公主

，對佛法護持更力，又向印度請來高僧，弘揚佛法，歷經變遷，產生了喇嘛教，從此喇嘛教勢力，便在西藏根深蒂固。觀音菩薩即「觀世音」亦稱「觀自在」因犯了唐太宗李世民聖諱，略去「世」字，改稱「觀音」，文成公主是唐室宗親，觀音菩薩的塑像，酷似拉薩大昭寺供奉的文成公主，是否唐室有意安排的呢？

因為帝王時代專橫自大，很有可能。文成公主離別故國，拋開骨肉家園，隻身來到西域，不知是如何的淒苦？爲了大唐，她別無選擇，祇有皈依佛門，才是惟一解脫途徑。珮姐想到這裡，頓時澈悟了，人生多少苦惱？惟有向佛，佛可使入平靜。又如昭君出塞，文姬入胡，淒涼的身世，徒留後人憑弔，文成公主的遭遇正和她們一樣，馮小青爲情所苦，有一闋詞：「文姬遠嫁，昭君塞，小青又添風流債。也虧一陣黑罡風，火輪下，抽身快。單單零零清涼界，原不是鴛鴦一派，休猜作相思一概。自思自解自商量，心可在？魂可在，着衫又撚裙雙帶。」爲甚麼這些悲劇都發生在女人身上呢？現在也到了我抽身的時候了。於是她呼道：「師父在那裡？快來！」了緣聽見呼喚，進了佛堂，道：「施主喚我？」珮姐道：「庵中可有清淨禪舍？」了緣道：「施主問怎的？」珮姐道：「我已看破了紅塵，想皈依佛門，一心向佛。」了緣道：「施主是富貴人家，何出此言？」珮姐道：「佛祖貴爲太子，尚不屑一顧，我有何不可？」了緣道：「施主年紀輕輕，不可一時衝動，本庵就曾出過一樁奇事，正和施主一樣。」珮姐道：「但不知甚麼奇事？師父

何不說來聽聽？」了緣道：「國務院總理張景惠，有一位千金，因為戀上一個綢緞莊的小夥計，遭家逐父，傷心之餘，便到本庵削髮為尼。」

珮姐道：「後來呢？」了緣道：「後來張景惠愛女心切，便允了他們的婚事，他那位千金又還俗嫁給了那個小夥計，才結束這段孽緣。繁華世界，值得留戀之處甚多，施主不可因一時挫折，出此下策。」

東北同胞，六十歲以上的人，對這件轟動一時的緋聞，大都耳熟能詳。筆者在獄中時，正和張景惠那位快婿押在一間牢房，知之甚詳，他名王子圍，山東黃縣人。張景惠是賣豆腐的出身，和大帥張作霖是拜把弟兄，張作霖崛起東北，張景惠當上了察哈爾都統（省長）。東北變色，溥儀當了偽滿皇帝，鄭孝胥以帝師之尊，成了偽滿第一任國務總理，鄭孝胥死後，張景惠繼任偽滿總理。那時東北大地人家的婦女，要買料子作衣裳，並不出門，一個電話出去，綢緞莊的老闆，便會打發小年輕的（夥計、學徒）用肩扛着各種上等貨色，到公館任憑挑選。

有一次，張景惠的那位千金，要作衣裳，撥了一個電話給某大綢緞莊，老闆聽了，好不歡喜，趕緊派了一個小年輕的，扛了許多綢緞，到張景惠公館，誰想張小姐看那小年輕的長得甚是俊秀，便動了芳心，以後便常常教那小年輕的送綢緞到家裡來，藉機相會。韓壽偷香，陳倉暗渡，漸漸傳到張景惠的耳朵裡，張景惠勃然大怒，便把女兒關起來，禁止他們來往，怎奈張小姐愛情不渝，傷心之餘，便到竹林庵削髮為尼。張景惠

愛女心切，祇得屈服，便成全了他們的好事，不但把女兒嫁給王子圍，並拿出錢來給他作生意當老闆。當時東北報紙，對這件緋聞，曾喧騰一時，傳為佳話。

光復後，王子圍因竊佔敵產，被關進東北長官部軍法處大牢裡，和我同住一個牢房，那時王子圍不過三十餘歲，一口山東黃縣土腔，粗俗不堪，不知張景惠的小姐是怎樣看上他的？更可惡的，王子圍飽暖生淫慾，又討了一個小老婆，我曾看見張小姐去探過監，雖已徐娘半老，仍不失大家閨範。這是筆者親眼目睹，絕非虛構，在臺東北同胞，所有知道更詳細的，何妨寫出來，為人間留一段佳話。

和尚寄跡捨身崖下

且說了緣聽珮姐要看清淨禪房，便帶她到藏經閣去。藏經閣在庵中最北端，閣下遍植桃李，正是開花季節，祇見紅白相間，一片花海，鳥喧蝶舞，好不熱鬧。了緣開了閣門，引珮姐進去，閣下亦設了佛堂，是了緣誦經修持之所，沿着扶梯上樓，見牆邊放置了幾隻大木櫥，櫥裡擺滿了經卷，珮姐推開窗子，一陣清風拂面，夾着陣陣花香，好不舒暢，庵外是一大片竹林，放眼望去，連綿不斷，風起處，如捲起千層波浪，庵名「竹林」果然不虛。她向了緣道：「如果我出家，就選在這裡作為誦經棲身之所。」了緣笑道：「施主塵緣了時，再說不遲。」下了藏經閣，又到各處隨喜了一番，已到黃昏時分，小尼送上素齋吃了，便帶珮姐到客房歇息。珮姐見那客房陳設

，甚是簡陋，好生不習慣。

到了晚上，庵外傳來陣陣蛙聲，愈覺寂寥。因此一夜不曾闔眼。快天亮時，方朦朧睡去，忽聽鶯歌齊鳴，梵唱繞耳，原來庵中眾尼已在作早課了。忽然了頭闔了進來道：「少奶奶！快些起來，我們到捨身崖看日出。」珮姐起來梳洗了，用些點心，由庵中小尼引路，帶着了頭、護衛，騎馬向捨身崖走去，一路上朝露凝珠，白雲飛絮，雖是仲春天氣，寒意仍濃，正是蘇東坡詩上說的：「春寒料峭」。忽然看見路旁有一石碑，碑上寫着：「百丈崖」三個字，小尼道：「前面就是了。」珮姐道：「我們是去捨身崖」。小尼道：「捨身崖就是百丈崖，每年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，為情所苦，一時想不開，便到這裡跳崖殉情，因此崖下白骨皚皚，好不悽慘，遂改成「百丈崖」，藉資警惕。」珮姐嘆道：「多神秘的駭兒山！既有女兒河，又有捨身崖。」了緣笑道：「少奶奶！我們看完了日出，再到女兒河，我也跳下去洗個澡，看靈是不靈？然後再裝一瓶水回去。」珮姐道：「裝水回去何用？」了緣道：「不見觀音大士右邊的玉女，手裡抱着淨瓶，瓶裡插了楊柳枝，說甚麼：『願為一枝楊柳水，洒作人間並蒂蓮』」。珮姐笑道：「果真如此，人間就不會有許多怨偶了。」

眾人來到崖上，祇見雲海茫茫，無邊無際，崖下捲起狂飈，吹人欲倒。正觀看間，忽見崖下一縷炊煙，裊裊升起，飄散在林樹間，珮姐道：「這就奇了，莫非崖下住有人家？」小尼道：「數月前來了一個老和尚，在崖下結廬而居，想是在

早炊。」珮姐聽了，怦然心動，便道：「我身上好冷，我們走罷。」小尼道：「崖上風大，施主衣服穿的太少，站久了自然寒冷。」眾人離開百丈崖，小尼引着來到女兒河源頭，早已日出多時，見有許多青年男女正聚在河邊，有的濯足，有的潑水，打情罵俏，鬧成一片，珮姐看了，甚是厭煩，便道：「我們回去罷。」回到庵中，用過午齋，珮姐怕晚了，便與了緣告別，登車回家。

珮姐由竹林庵回來，更是鬱鬱寡歡，終日待在房裡，花園中正繁花如錦，也懶得去看，更不幸的是，女兒小敏的病，更加惡化，看樣子只是在拖延日子了。一天晚上，珮姐方要就寢，忽見奶媽氣急敗壞的跑來，道：「少奶奶！不好了！小敏去了！」珮姐聽了，一慄而絕。原來小敏引起併發症，經過一陣嘔吐過後，接着病歿，搶救都來不及。

珮姐醒來，祇聽一片哭聲，房裡站滿了人，公公婆婆都來了，亂了一陣，眾人漸漸散去，祇剩下婆婆站在床邊，婆婆淚眼婆娑的道：「珮姐！我們家裡，接三連三的發生許多事情，任憑誰也承受不了，不過你要振作起來，因為你還年輕，往後的日子還多着呢，等你好些了，我們婆媳二人就搬到北平去住，我已托朋友在那裡找房子。」珮姐聽了，甚是感激，一時不知說甚麼好，輕輕喚了一聲：「婆婆！」眼淚便流出來了。婆婆掏出手帕來，替她擦乾了眼淚，道：「孩子！不要再傷心了，妳身子原就單薄，這樣下去，怎麼得了。」珮姐連聲稱：「是」。婆婆走了，珮姐躺在床上，又哭了一場。

因為去了一趟竹林庵，悟透人生苦惱太多，惟有向佛，才能解脫，因此心情平靜多了，小敏之死，雖給她帶來極大悲傷，但也從此了無牽掛，病情漸漸好了起來，已能下床走動。

時移勢易陰河嗚咽

這天由丫頭奶媽伺候着，穿好衣裳，對着鏡子，發現臉上更消瘦了。奶媽道：「少奶奶！小敏病得太久了，拖着受罪，早走了也好，祇是小年紀，好生令人心疼。」珮姐道：「小敏葬在何處？」奶媽道：「少奶奶病着，都是太太決定的，葬在飛機場旁邊祖塋。」珮姐道：「今天天氣甚好，下午妳陪我到小敏墳上去看看，妳先去準備紙馬供品。」奶媽道：「要不要告訴太太知道？」珮姐道：「太太年紀大了，不要驚動她，免得老人家傷心。」

午飯後，奶媽將祭品用包袱包好了，吩咐車夫套車，主僕二人，悄悄出門，坐上車往塋地而去。到了塋地下車，由奶媽引着，找到小敏埋骨之所，祇見一坯黃土，孤立斜陽中，墳前立了一座小小石碑，寫着：「愛女閻小敏之墓。下署：母姚珮姐立。」珮姐看了，一陣心傷，撲倒在地，哀哀而哭，直哭到炊煙四起，飛鳥歸林。奶媽將紙馬焚化了，勸道：「少奶奶！天不早了，我們回去吧。」珮姐見太陽快要落山了，始收淚與奶媽走向馬車，猶頻頻回首，望着小敏的墳墓，不忍離去。

回到家裡，已是上燈時分，珮姐下車，一個人向房裡走去，經過惠恩二嬉房前，見窗上燈亮

着，裡面有人談話，是二嬉和惠元三嬉的聲音，二嬉道：「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了，到處兵荒馬亂，荒上租子收不到，大嫂天天哭窮，長工走了大半，連燒飯洗衣裳的老媽子，也打發走了。」三嬉道：「可不是嗎，家裡數十口子，一天忙三頓飯，可把人給累死了。」二嬉道：「大哥丟了差使，聽說要出家，漢儀沒有消息，連俺那口子，也不見人影。」三嬉道：「二哥不是一直跟在大哥身邊嗎？」二嬉道：「他人像野馬，這會子誰知道又跑到那裡去了？」三嬉道：「大哥大嫂太勢利了，當旅長時，我們沾不到光，差使丟了，大家跟着受苦，這也罷了，最教人不服氣的，珮姐是小輩，祇知道飯來張口，茶來伸手，連廚房不踏一步。」二嬉道：「不要提她了，提起來就教人氣破肚子，自從她嫁到我們閻家，大哥大嫂像捧鳳凰似的，幾曾把別人放在眼裡，現在滿洲國亡了，皇親國舅都垮了，她還使那門子勢利？」三嬉道：「漢儀一直沒有消息，小敏又死了，她也够可憐的了。」二嬉道：「那裡可憐，姑娘十八一枝花，她還不到二十歲，人又長得漂亮，難怪那個莊參謀動心了。」三嬉道：「別亂嚼舌根子，有罪的。」二嬉道：「誰嚼舌根子，聽說老爺子，爲了這件事，還把她叫去教訓了一頓呢，虧她還是皇帶子，不知羞恥。」珮姐聽到這裡，血氣上湧，眼睛一黑，嘆通栽在地上。

二嬉、三嬉正說得起勁，聽到窗外一聲巨響，連忙出房來看，見珮姐倒在地上，大驚道：「珮姐！怎麼了？」珮姐坐了起來，道：「地上黑，絆了一跤。」二嬉、三嬉道：「妳身子不好，

走路要小心一點。」珮姐道：「謝謝二孀、三孀。」說着爬起來，頭也不回，向房中走去。這天晚上，珮姐在床上，整整哭了一夜。

國軍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關，一路勢如破竹，共軍望風披靡。北寧、中長鐵路沿線重鎮——錦州、瀋陽、四平、長春、吉林等，次第收復。但自三十五年下半年起，情勢便開始逆轉。三十六年六月，四平會戰，共軍雖被擊退，但共軍已能作主力戰，從此情勢不變，國軍反處在挨打的地位了。此後國軍不斷增援，已增加到九個軍和一個青年軍二〇七師。石覺將軍在其口述歷史中說是七個軍，大概他記錯了，這九個軍一個師分別是——第十三軍軍長石覺，第五十二軍軍長趙公武，新一軍軍長孫立人，新六軍軍長廖耀湘，第九十三軍軍長盧濬泉，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（以上兩個軍係雲南部隊）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，第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，第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（以上兩個軍係東北部隊）青年軍第三〇七師師長羅又倫。但仍擋不住共軍強烈攻勢，廣大面積，不但盡為共軍控制，各鐵路線亦時遭破壞，因此物價飛騰，糧食缺乏，國軍主食，開始配發大豆、高粱，國軍一向吃慣了白米，真是苦不堪言。東北地大物博，出產豐富，物價比關內低很多，國軍初出關時，因為錢花不完，逐漸趨於奢靡，遂被人誤會花天酒地。

又因為勝利來得太快，政府事前沒有準備，弊端叢生，譬如東北流通貨幣是偽滿儲備銀行發行的紙幣，票面很小，數量亦很少，一下子增加了數十萬大軍和接收人員，龐大的軍費開支，如

何應付得了？而且法幣氾濫，更會影響物價，因此東北長官部長官杜聿明將軍，呈准將法幣蓋上東北長官部印戳，變通使用，比率是一比十，即一元蓋戳法幣，可兌換普通法幣十元。石覺將軍在其口述歷史中，又大作文章，說：「很多人發了財，他禁止部下下去兌換。」這是不確的。

因為蓋戳的法幣，都是列冊有案聯號新鈔，不能隨便兌換，如果石覺將軍禁止部下下去兌換，部隊薪餉用什麼發放？就是這樣，後來還是出了紕漏，東北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到了東北

，為了防止通貨膨脹，硬是不承認蓋戳法幣，另發行了一種「東北流通券」比率是一比十三，就是一元「東北流通券」可兌換法幣十三元，因此很多百姓蒙受損失，頗有怨言，杜聿明將軍為了此事，曾提出辭呈，後經慰留。

後來隨着戰事失利，「東北流通券」亦逐漸開始貶值。一葉知秋，國是益發不可為了，到了徐蚌會戰以後，物價更加脫韁之馬，寄一封平信，要十五萬元，一個外國人抱怨道：「不是寄到月球上去。」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叢書 戴笠新傳

費雲文著

全一冊定價新臺幣貳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 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 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 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 ⑤戴笠與雷鳴遠 ⑥戴笠與現代警察 ⑦戴笠與鄭介民 ⑧戴笠鋤奸記 ⑨戴笠與毛人鳳 ⑩戴笠的幾個戰場 ⑪戴笠軼事 ⑫戴笠生平事蹟簡表。附戴笠珍貴圖照手稿墨蹟數十張，四百餘頁，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，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，聖文書局出版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一百六十元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